

海角之鄉

澎湖南方四島 人文歷史紀實




處長序

「澎湖南方四島？」、「甚麼時候冒出這麼一個國家公園的？」，好友語帶驚奇的問。是的，對於許多國人而言，「澎湖南方四島」無疑是一個陌生而且神秘的地方。

其實，自民國103年成立「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以來，「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即不斷地在地質景觀、生態資源及人文史蹟上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討，建立大量的資料，提供國人更多的資訊來了解「澎湖南方四島」，期望多元的空間訊息得以讓國人一窺這座國家公園的磅礴氣勢和獨出特色。然而在時間軸裡，這裡卻像是被時間停留的島嶼，這使得我們更注意到必須從「人」的基礎上著手進行時光寶藏的挖掘。

雖然這一座座位處偏鄉海角的散落島嶼上，仍居住著為數不多的住民，但島上頹圮的建築遺跡卻掩蓋不住過去的歷史風華。在從前熱鬧滾滾的小島上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有多少人看見了老時光的舊見證？有多少人在這裡生活過又離開？他們為了甚麼原因不得不捨棄「家鄉」漂浪外放？而留在島上的原鄉人他們的心境又是如何？這段掉漏的記憶幾乎有七、八十年的斷層即將失落。

A painting of a sunset or moon over a dark landscape with a small structure on the horizon. The sky is a deep blue with soft, wispy clouds. A bright, glowing orb, likely the moon or a low sun,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The fore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expanse, possibly a field or a beach, with a small, dark, rectangular structure on the horizon line.

人的情感需要人的真性情去啟動，鄉土的記憶也需要讓鄉人去爬梳攫取。因此「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便委託在地的原鄉人，從旅外居民及鄉人的訪談中，進行時光寶藏的挖掘工作，去裝填這段時間軸的空白。

本書以平易近人的筆觸繪寫人與環境的光影，用感性的步伐帶著讀者走入「澎湖南方四島」的時光旅程，讓讀取的過程不但是故事與人文史蹟的分享，也是文字與繪畫的藝術欣賞，是非常值得推薦的一本「人」與「環境」關係的寫意筆記，希望藉此讓國人從多元的資訊管道去了解「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之餘，更能感性的看待這片傳奇的海洋國土，並更深刻的看見「澎湖南方四島」除了景觀與生態之外的另一層人文之美。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洪啓源** 謹識

漂流 起始點

【有溫度的海潮】	006
【美麗面紗下的澎湖南方四島】	010
東吉嶼—海洋古道中繼站	016
西吉嶼—柱列玄武岩奇幻島	020
東嶼坪嶼—菜宅梯田的故鄉	024
西嶼坪嶼—傳奇的高地村莊	028
【歸鄉練習曲】	032
有志叔的C大調進行曲	034
順叔的雙重奏鳴曲	038
洽楨的海洋快樂頌	042
阿成的帆船思鄉曲	047

【躺在緩慢的時間流裡】	052
美子姑姑的超級商店	054
紅勾姑的東吉褒歌	060
勝叔的搖籃曲	066
【翻陳老磚瓦的記憶】	072
童玩童謠童世界	074
教堂花童白紗夢	082
舞槍弄劍耍法器	086
宮仔與陰祠	088
阿公阿嬤在哪裡	090
神秘的隩房傳說	096
吹不熄的小島燈火	100
讓自然歸於自然	104
靠山吃不了山還有海可以靠	106
滾滾水中來花花浪裡去	110
【讀得一葉舟·閱取千層浪】	116

有溫度的海潮






「家鄉」是種子的播放地，是根的原生區，是海風送別花粉飄出的故里。有的人生於斯、長於此，一輩子不曾離開家鄉；有的人卻因為求學、謀生的關係，不得不遠離。尤其是離島中的離島又離島，政府稱之為「三級離島」。

從小到大經常看著父親嘴裡不時咬著一條「臭肉」鯧，每一餐似乎離不開這樣一條又一條的魚脯仔（hû-póo-á，小魚乾）。有時候我不了解那種有點臭臭的味道，為何父親咀嚼起來是那麼津津有味，長大後才漸漸明白那是家鄉的味道。

「鯧魚」是海洋洄游魚類中的大家族，澎湖人就像這一群洄游的魚一樣，在海潮交會處游離到遠方覓食，經過一個時期後又向著出生地洄游，就這樣一次又一次不斷的來來回回在海洋與家鄉之間，南方島嶼的鄉人更是如此，因為家鄉的美麗，家鄉的溫暖，家鄉親脈人倫牽繫繁瑣而無法割捨，即使遠遠離去，心底仍然不斷洄游著一圈圈的思念與不捨。

A wide-angle photograph of a coastal island. The island features a prominent cliff with a lighthouse on top. The foreground shows the blue water of the ocean with white foam from a boat's wake. The sky is a clear, bright blue with some light clouds.

「東吉」是父親的出生地，雖然從小就住在高雄，但「家鄉」始終像連在隔壁一樣。那個說有多熱鬧就有多熱鬧的小島，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溫度非常「燒絡」，從我小的時候就不斷有各房各表的親戚來來往往，這個阿姑，那個阿叔，大伯公、三叔公、烏崎嬭婆、阿摩姆婆…，好多叫不完也記不太住的長輩，當然還有幾位從東吉來到臺灣求學、謀生的表親、叔侄常暫住在家裡。同住隔壁不算近，離鄉背井百里親，家鄉人就是這樣，一但遠離那塊一起成長的地方，即使異地偶遇，都想認得親上加親。



從阿嬤開始，有時是父親，有時是母親，甚至大姊也會從記憶中擷取出幾幅褪色的畫面，不斷的聽他們描述那時才一歲多的我，坐在門前的石椅上，與老黃牛對話，當然那是你們聽不懂的外星語。燈塔下、田溝裡…許多來自父親的回憶，古井邊、海灘地…無數家鄉的模糊影像逐漸遠離。

年輕時，回到家鄉只是一趟旅行，好玩又有趣的旅行。然而隨著歲月線的移動，身邊漸漸失去一個個年老的長輩時，就越來越感覺家鄉的溫度已經慢慢轉移到自己的身上。在腳步不聽使喚的催迫之下，我踏上了歸鄉的旅程，因為溫度的沸騰，讓自己隨著海潮流往這片既模糊又倍感親切的海域。從這裡開始，我用片段畫面攏絡海洋與土地的時光，用眉頭糾結的問號與嘴邊的笑容，探索家鄉人與島嶼之間的遺漏故事，就這樣開始南方四島的洄游旅程……。

美麗面紗下的澎湖 | 南方四島



水盛千峰迭，浪起萬花飛！臺灣海峽的「黑水溝」總是被以驚滔駭浪來形容它的凶險，但我卻要為這個美麗的海域揭開那層黑面紗下的驚艷，淡去它百年來留在人們心中的險惡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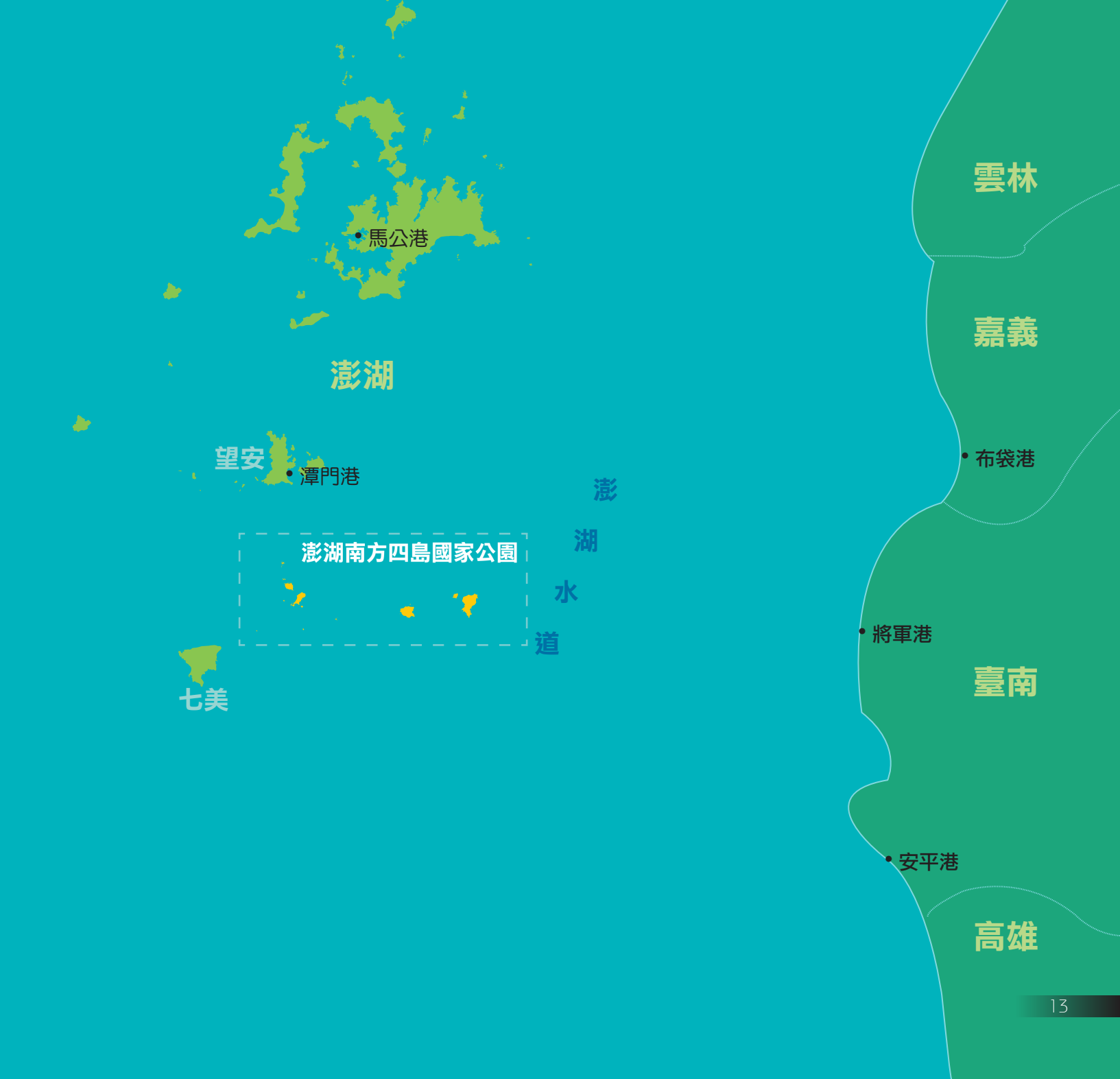
從小在長輩口中的「東吉東」水道就是大家所說的「黑水溝」，這個名詞讓人心裡存在著神秘的恐懼，有不可侵犯、敬而遠之的游離感，但那只不過是「澎湖水道」的代名詞。水道走向由南往北，從東吉嶼開始，呈現喇叭狀內縮，使得水流變得湍急，航行船隻稍有不慎，就受海流影響偏離原計畫的航道，甚至造成令人遺憾的船難。

「黑水溝」看似凶險無比，但與太平洋上千變萬化的海象比起來，僅是小巫見大巫而已。若以現代的科技、船舶的設備，加上氣象對於天候、海象的精準預測，只要看好天氣，算準風向與海流，橫渡「黑水溝」已是輕易的事了。因此，今時的「黑水溝」倒不如將它視為一條藍到不能再藍的海潮公路。

「澎湖南方四島」是近幾年來因國家公園成立而新創的名詞，隸屬澎湖縣望安鄉。從字面上來看，就可以理解是位於澎湖南方海域的四個島嶼，包括「東吉嶼」、「西吉嶼」、「東嶼坪嶼」、「西嶼坪嶼」四個主要島嶼。除此之外，整個國家公園範圍還包括「鋤頭嶼」、「頭巾」、「鐵砧」、「二塹」、「香爐」、「豬母礁」、「鐘仔」、「柴垵塹」、「離塹仔」九個島礁。

「澎湖南方四島」除了東邊臨到最深約200公尺的「黑水溝」喇叭口外，周邊海域幾乎多為30公尺以淺的珊瑚礁海域。在海潮交會的海溝上，夏季的黑潮支流帶來了印度洋及太平洋的熱帶魚種；而冬季的大陸沿岸流又把那些怕冷的北方魚群，帶入澎湖西側海域避寒。這樣潮來潮往、海深水淺便造就了臺灣最難得的豐富漁場。四島的居民亦多自明、清時期開始，或由金門，或望安，輾轉移至此四個海島，大部分移居原因多受四島海域豐碩的漁業資源所吸引。

這個臺灣目前最健康的珊瑚礁海域之一，熱帶蝶魚、觀賞魚的蓬勃生態當然不在話下，但具有經濟價值的魚種卻在恣意採捕的壓力下，漸漸日削月朘。因而保護海洋資源及建立友善生態環境的迫切性一再被討論與要求，「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便因此順勢而生。



雲林

嘉義

• 布袋港

• 將軍港

臺南

• 安平港

高雄

澎湖

望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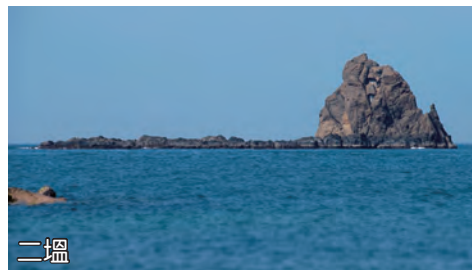
• 潭門港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七美

澎湖
水道

• 馬公港



頭巾

鐵砧

西嶼坪嶼

二塼

東嶼坪嶼

香爐

豬母礁

→ 離塼仔

鐘仔



香爐



柴垵塢



鋤頭嶼

澎湖南方四島海域



海洋古道中繼站 東吉嶼





「東吉嶼」面積大概有177.12公頃，擁有完整的港口，是望安鄉最東邊的島嶼，隸屬「望安鄉東吉村」，也是「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中面積最大的島嶼。「東吉港」距離望安「潭門港」約11浬，離「馬公港」約21浬，相距於臺南「將軍港」約24浬，是澎湖與臺南間的重要隘口。

整個「東吉嶼」就聚落坐落的位置區分，以前村人認為東邊是移民最早登陸開墾的地方，西邊聚落是後來才形成的，所以現今西邊的聚落被稱為「後面」，聚落南邊則為「南面」，「南面」西南方往上的山頭叫做「虎頭山」，聚落以東順坡而上的區域稱為「半爬仔」（puànn-pe-á）。

自「半爬仔」往南位居島的中央處，田地豐沃的區域稱為「田仔」。因此對於來東吉人說，常還會以區域細分為「半爬仔人」、「後面人」、「南面人」...等族群。





清朝後期開始，有許多船隻從閩浙沿岸來往航行於臺灣海峽及繁華的「臺灣府城」（臺南）之間，當時的帆船只是靠風力航行，船速也只有5、6節，一天內無法抵達臺灣，離府城最近的「東吉嶼」自然成為往返大陸與臺灣的海上中繼站。在人丁興旺，往來人流眾多的年代，幾乎整個島都被探查利用，因此口述記載的島上地名多達七十餘處。

生活富足之下，船隻不斷從臺灣、大陸運來新穎的建材，除了傳統合院建築中精緻的木雕字窗、簷牆花磚及釉燒對聯之外，和洋混合式的建築也被引進到這個小小的島嶼上，牆上鑲嵌的馬約利卡磚及巴洛克式浮雕都讓人驚艷，顯見「東吉嶼」繁榮時期的盛況。過去澎湖曾有「東吉查某」的諺語稱頌東吉女人的妖嬌美麗，主要是東吉船隻來往臺灣頻繁，帶回來的化妝品及時髦裝飾多，使得東吉女人裝扮後更引人注目，這也是展現東吉繁華面貌的實景寫照。現今卻因交通、就學等因素影響下，村人接連移居臺灣，使得東吉嶼人口逐漸凋零。



老建築裡雕花的窗



外牆鑲嵌的馬約利卡磚

柱狀玄武岩奇幻島 西吉嶼



「西吉嶼」面積約89公頃，位居「東吉嶼」西側，兩島相距僅約2.7浬。「西吉嶼」地形北高南低，北側與西側綿延排列近800公尺的柱狀玄武岩矗立於海上，非常壯觀。而海蝕洞景觀在陽光下更是耀眼炫目，平添許多浪漫的海洋想像空間。

由於本島地勢南邊礫石遍布，北邊則崖岸聳立，使得船隻靠岸不易，造成謀生不便，在還沒有築港建設計畫的年代，居民已紛紛遷離。走訪西吉老鄉親的過程，很難從他們臉上擠出一絲笑容，從眯起眼睛的回憶裡，「苦」字總是離不開嘴角，那一波波澎湃的浪花，不時拍打著心中的不甘心，除了南邊的地面上尚有一層淺土能種出餬口的副食雜糧外，只有「蘿蔔」願意安定的栽種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因此也造就了「西吉菜脯」遠近馳名的美妙招牌。不過隨著西吉島上人去樓空，蘿蔔也不再臥土著根，「西吉菜脯」遂成為掛在牆上的歷史美味了。



「西吉嶼」上過去存在著「西吉村」這個村落，由於兩個島嶼距離接近，西吉村與東吉村就像兄弟村一樣，關係緊密，卻存在著牽扯糾結的情感與矛盾；從相對位置及港口停泊的優勢條件來看，東吉村是西吉村人賴以運補支援、緊急救難的好幫手，西吉漁民也常是東吉船隻的討海夥伴。但若從老一輩口中的地理風水傳說聊起，兩村卻有相互對立的老故事糾纏著。不論過去景象如何，時代的變遷對「西吉村」開了一個玩笑，生活條件的窘困迫使村民逐漸離鄉背井而去，民國67年在政府推動遷村下，已搬遷一空。熄滅了島上最後一盞油燈後，「西吉村」正式走入歷史，「西吉嶼」也成了炊煙散去的無人島。

這塊有著氣勢磅薄地景的島嶼，其海上景觀甚至比南海各島都來得出色。在貧瘠與壯觀的兩極條件下，「西吉嶼」的獨特性成為未來發展方向的拉拔與徬徨，更是西吉人不甘心和語重心長的憧憬。





菜宅梯田的故鄉 東嶼坪嶼



「東嶼坪嶼」面積約48公頃，行政區域隸屬「望安鄉東坪村」，一般簡稱「東嶼坪」。「東嶼坪港」距離「東吉港」約有8.7浬，距離望安「潭門港」約6.6浬，離「馬公港」大概20浬；「東嶼坪嶼」最高點海拔61公尺，是澎湖南方四島的最高點。全島由東北往西南斜傾，中間谷地將海島分開成兩部分高地，兩側菜宅梯田排列而下，形成非常獨特的景觀。



「東嶼坪」、「西嶼坪」的名稱最早出現於1698年（清康熙37年）郁永河所著的「裨海紀遊」，後雖有1769年成書的「澎湖臺灣紀略」記載其名為「東嶼平」、「西嶼平」，最後行政劃分後仍稱「東嶼坪嶼」、「西嶼坪嶼」。

「東嶼坪」就居民宅第坐落的位置，主要區分幾個部分，包括西南邊港口一帶的新聚落稱之為「下厝仔」及「下厝仔尾」，還有東北方由「沙溝仔」所劃分出來的「溝南」、「溝北」兩個老聚落，東邊則是「溝東」。西側與南側都有綿延數百公尺柔軟似海綿的沙灘，海床平緩，是非常具有海岸休閒價值的海洋環境。



南方四島中，高傲的地形使「東嶼坪」顯得特別出眾，尤其是島上高地之間的梯田分布更具特色。「東嶼坪」擁有高地、梯田、沙灘海線及島礁環繞，展現出耀眼的多樣性景觀，到過島上的人均為之驚艷，加上南方四島的特色樣貌，群羊奔放於山頭，漁船進出港灣，人文古厝林立，讓「東嶼坪」成為有口皆碑的南海景點。

「東嶼坪」雖因沙溝分成東北兩個山頭，鄉人卻像熔岩凝結的玄武黑石一般，向心團結在一起，每每慶典廟會，十幾二十多艘漁船從馬公奔浪而來，就像聽到島嶼的呼召一樣，人聲鼎沸，等到慶典結束後，又在海面上排列成出征進行曲的架式，各自出外打拼，這就是東嶼坪人的「屈勢」（khut-sè，架勢的意思）。



傳奇的高地村莊 **西嶼坪嶼**





「西嶼坪嶼」面積約有34.77公頃，位居「東嶼坪嶼」西北方，兩島相距僅約700公尺，清朝乾隆年間的《澎湖志略》、《重修臺灣府志》、《續修臺灣府志》等文獻均稱二嶼為「半坪嶼」，就像一梨切兩半，各人各半坪，現今「西嶼坪嶼」行政劃分隸屬「望安鄉西坪村」，一般簡稱「西嶼坪」。

島形呈四角狀的「西嶼坪」，腹地築港不易，僅有一條海堤供船舶停靠。其地形最高處在島的東南方，因低帶空間不大，沒有耕作的條件，因而聚落建築在東南方坡頂平原上，坡頂的位置視野廣闊，一望無際，風光妖嬈明媚，令人心曠神怡。

來到西嶼坪從海堤靠岸下船，經華娘廟遠過發電機房往上走，必須爬過陡峭的好漢坡到30公尺之上的高地才是村落。過去沒有機具全靠人工的時代，這樣的村落房子如何蓋起來？建材如何搬上去？的確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小島資源不多，要蓋自己的房子必須先蒐集建材，建材不是海裡採來，就是託船運來堆在坡下。以前學校在坡下，小孩子放學時，順便搬兩塊石頭上來就有幾毛錢的獎賞，兩三年下來，等到建材夠了就招呼鄰居來幫忙蓋房子。今天你幫我，明天我幫你，這個村就是這樣蓋起來的。西嶼坪人不畏艱難的精神，一磚一瓦從坡底搬到坡上，造就了這個高地村莊的奇景。





歸鄉 練習曲

鄉土是學會穿鞋的地方，有一天，鞋變大了，向前邁開大步離去後，回頭卻找不到鞋印的起始點……。是我遺棄了鞋印？還是誰抹去了來時路的水痕？

因為後代的教育，因為經濟的追求，不得不離開曾經熟悉的家鄉，卻又因為海水的間隔，家鄉成為漸行漸遠的遺憾，成為喉嚨中吶喊不出來的聲音。每一位離開故土的鄉人都有他們的無奈與追求，看看他們回頭的身影，就像想要重新起頭的譜號，他們雜沓的鞋印，如紛亂而澎湃的音符，他們不願意為故居落下終止線，卻想重新註記反覆記號，轉頭向著家鄉吶喊……。






有志叔的C大調進行曲

有兩年的時間我在馬公住處離有志叔家很近，有時候會看到有志叔一大早駕著他的電動代步車在漁市場尋探鮮品，然後又悠哉地慢慢前往他的船廠，開始一天的工作。我知道他年輕時從東嶼坪出來，直到我開始在船廠與他聊開後，才知道這條離鄉的水路有多麼顛簸，而歸鄉的海線卻在他望向南方的眼神中無限延伸。有志叔是海洋的勇者，是時代的先鋒，那些辛苦的經歷全寫在他額頭的紋路裡，而那些滿足卻也掛在他開朗的臉龐上……。







從島嶼出走是不得已的選擇，有志叔把眼光投向南方的遠處…，那年沉重地背負著大哥的寄望，從生活沒有期待的小島漂洋到更遠的大島。在小島的油燈漸去漸遠時，大島的電火球逐漸明亮；船尾的浪痕不斷消失後，船頭已是港灣擁抱的笑容。

民國45年，一個14、5歲的小毛頭從東嶼坪來到馬公，每個月開銷要百七、八十塊錢，剛開始不想別的，只為了掙一口飯吃。回想在東嶼坪的快樂時光，每天放學後書包一丟，帶著魚槍就是想要往海裡去打漁。海洋的味道是那麼熟悉，海洋的熱度始終恆溫著血液，從海裡來的小孩，依然要在海裡翻滾，放棄了澎湖水產學校再造的機會後，討海生活就此展開……。

從跟著浪花拉漁網，到擁有自己的漁船，從造了小船又換大船，變成換了大船再自己造船，就這樣翻滾了一層浪又一層浪，有志叔造就了小島模範生的典範，就像他回憶小時候在小島讀書的日子一樣，努力掙得第一名的滿足笑容，從蒼蒼白髮下的皺紋裡不斷流露出來。

時代不斷改變，人的位置也不時移動著，但小島的時光卻一直停留在那年代的浪花上，停留在思念的目光中。家鄉遠去的思念，兄弟散落的思念，還有那一盞逐漸黯淡遠去燈火的思念，有志叔的海洋情感就在這樣的滿足與失落間徘徊……。



順叔的雙重奏鳴曲

順叔是個沉默的男子漢，年輕時跟著爸爸在海上與浪頭翻騰打滾，不拘泥在自家的海域，時常來往於臺南賣魚。缺冰的年代，漁獲保鮮只靠鹽巴，鹹魚成為輸外交易的主要商品。臺南運河邊的鹹魚行專門收購四島來的魚貨，鹹魚非常搶手，一入港就被收購一空；甚至長蟲的也能賣錢，還流行一句自我安慰的臺語說：「食蟲勢做人」（tsiah-thâng gâu-tsuè-lâng，意味「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意思）。

就是這樣幾趟來回，跟臺南人熟了，順叔的爸爸就託人為順叔說媒找對象，卻那麼剛好找上了順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順嬸就這樣嫁給了順叔。哪知路途遙遠，轉了島嶼又島嶼，搖過了風浪又吐滿身，順嬸這時才恍然大悟！隔了大海無歸途，嫁了漁郎認親夫，你說順嬸命運多舛，她卻靦腆又帶點嬌羞的說：「嫁這個尪嘛袂耷（bē-bái，袂耷是不錯的意思），認命啦～」





那幾年東嶼坪還沒築港，順叔時常幫忙村人載貨、買貨。順叔的船一靠近岸邊，順嬸就要偕同鄰居扛著叫做「闊頭仔」的搖櫓小船去接駁（沒港口，無法靠岸，漁船只能錨泊在海上）。上下貨是村裡最熱鬧的時候，拖板車、腳踏車…一大堆人來領貨。這樣的辛苦讓順叔一家有了代價，領先擁有電視機，島上電不夠用了便買來發電機（用手搖得很累那種），生活就這樣一天比一天舒適，船也一次比一次造得大。雖然順嬸嘴裡還嘮叨著：「當初說嫁過來要給我買房子，結果…。」但卻從嘴角看見順嬸滿意的偷偷微笑…。小島人不就這樣，怨一天，快樂過一天，嘆一輩子，滿足自信一輩子嗎？



回想起年輕在島上共同打拼的日子，順叔與順嬸充滿興奮與喜悅，但談起歸鄉不便的交通，卻又顯得激動與憤慨。或許現在的生活是溫柔鄉，但缺了過去一起高亢唱和的聲音，卻顯得調性唐突又低落。順叔與順嬸的歸鄉是一種幸福延長記號的期待，或許換到兒子的身上，又會是另一個高音譜記號的轉調奏鳴曲……。





洽楨的海洋快樂頌

洽楨是望安國中東吉分部的第一屆畢業生，民國60年國中畢業為了繼續求學來到馬公，那個年代的交通彆扭得讓人三步得併兩步趕時間。從東吉搭漁船到臺南要四個小時，接著從臺南搭公路局客運到高雄要一個多小時，趕上當時的「澎湖輪」搭到馬公又要六個多小時，這樣耗掉十幾個小時，銜接不上就要再多耗費上一天的時間。放假時想回家還得這樣反向折騰一趟，想到回家的路那麼長整個人就懶了，只好留在空無一人的學校，雙手插著口袋，落怱落怱的（漫不經心的樣子）等待開學。時間一年一年過去，科技一年一年發達，但回東吉的路卻一年比一年遙遠、困難！



民國60年從東吉要到馬公上學的途徑



因為海航設備發達，漁船不再停留，海洋關口的地位逐漸失去，經濟環境外移，東吉的人口也越來越少，東吉嶼「海洋古道中繼站」的價值逐漸低落。政府不再運補，漁船更禁止搭載船員以外的人員，交通變成一段被剪斷線頭的海漂線，歸鄉只能成為夢中的盼望……。

回家的路真的那麼遙遠又彎曲嗎？這讓洽楨心底埋下了一個期待：總有一天要讓東吉人可以大大方方的直接回家。幾十年過去了，這個期待不但存在，還越來越強烈。突破重重艱難的關卡後，排水量100噸的客輪終於在民國105年5月28日啟航，載著整船的鄉親，載著滿滿的期待，載著無限的喜悅。

無數次的歸鄉行程與雜亂的路線裡，「臺南將軍港」到「東吉港」是最短的距離，而「安平港」卻是旅居臺灣鄉親最親切的啟航點。海權繁盛時期，「安平港」是四島魚貨交易的集散中心，遷徙潮起階段，「安平港」也是優先選擇的移居口岸。儘管幾次返鄉從「安平港」出發，卻沒有像這一趟試航來得舒適、快捷。



這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我隨著客輪的處女航踏上歸鄉旅程。從洽楨稍帶著糾結在眉頭的興奮面容裡，看見情感複雜的期待與盼望。好幾次與洽楨聊天中，不時聽他講起對家鄉交通的無奈與期待，那股胸口上的志向似乎就要跨越「黑水溝」海潮，向家鄉奔騰而去。

海風與氣笛吹著擁抱歸鄉的號角，浪花和引擎聲合唱著海洋快樂頌，我的行囊裝滿了感慨與祝福，嘆息被融合在鄉親的歡笑中。海鳥見證了一個心願的啟航，從臺南「安平港」航向「東吉港」……。




阿成的帆船思鄉曲

回到東吉港經常看到南邊一艘帆船的船桅，隨著海波的起伏上下左右晃動著，就像阿成高高舉起的右手，向鄉親打招呼說：我回來了！

「在東吉的日子每一天都很快樂，在那裡根本不知道外面是怎樣，沒有很多的物質需求。大人捕魚、務農很忙，小孩子也有要忙的事：養雞、放牛、讀書、挑水、撿柴、下海游泳，忙得很簡單，簡單到沒空煩惱。」這是阿成小時候在東吉的畫面。每天除了家務之外，讀書也是在玩，放學也是在玩，玩生活所需，玩該盡的義務，生活環境就是那樣子，沒時間多思考，也沒有選項可以多考慮。







玩過了無憂無慮的日子，國中畢業同樣面臨升學、就業的窘境，必須來到城市。民國80年，第一次踏入大城市，就像來到另一種不一樣的年代。臺灣都會與東吉的落差超過20年，東吉沒有汽車，不用過馬路，來到大城市站在路口不知怎麼移動。東吉沒有郵局，沒有超商，沒有速食店，來到大城市很多地方不敢進去。城市令人不安，使人害怕，就像赤裸裸地站在陌生的叢林裡一般，只能隨著環境的變動亦步亦趨、小心翼翼的過著每一天，這樣適應了半年才漸漸平息心底的恐懼。

雖然生活落實了，但遠方的故鄉卻不時在召喚，沒有公共交通工具的現實狀態下，想家的苦悶總是按捺不住心底的煎熬。每每回去一趟要翻海攀浪的折騰，卻還是停止不了腦海中思鄉的沸騰。

後來定居臺南，為了回家，阿成尋尋覓覓一條最適切的歸鄉路徑，終於在一次機會決定買下一艘來自荷蘭的帆船。快艇是資本家的享受，帆船是水手回家的腳踏車，這是最省錢的歸鄉方式。雖然平均單趟航程要耗掉約十個小時的生命，但風力不用錢，一趟花費不超過千元。「家」永遠是心底的桃花源，能夠回家比在天堂都甜美。那年有個機會回到東吉服務一整年，在連續工作與連續休假的分配下，卻意外成為「駕駛帆船上下班的公務員」。



回家的路線在東吉人的心底繁複難尋，但都有不相同的訣竅，有著永遠斷不去的線條。城市車水馬龍的聲音，歌舞紛騰的光影，幾年過去了，阿成心中的思鄉小調仍一直不停的哼唱著：「憶起剛到城市，聽不到海的聲音，我徹夜難眠……」



躺在緩慢的**時間流**裡

回鄉的旅程中，坐下來與長輩聊天是一件非常開心又令人興奮的事。我常好奇，在人口逐漸歸零的小島上，他們為何守著這片家園不願離去？留在時空相隔甚遠又不便的海角，他們的心境又是如何？

在聊天的過程，從久居不棄的長者臉上，我看見時間的痕跡刻劃在布滿皺紋的微笑裡，從不吝分享的喜樂中，探詢他們願意屈居於原鄉的滿足與安適。

「不方便」只是一種生活工具的再造，「孤單」卻是一種無需回應的省事。日復一日的潮起潮落，忘記年代，忘記海島，也忘記了外面的世界……。

亂而澎湃的音符，他們不願意為故居落下終止線，卻想重新註記反覆記號，轉頭向著家鄉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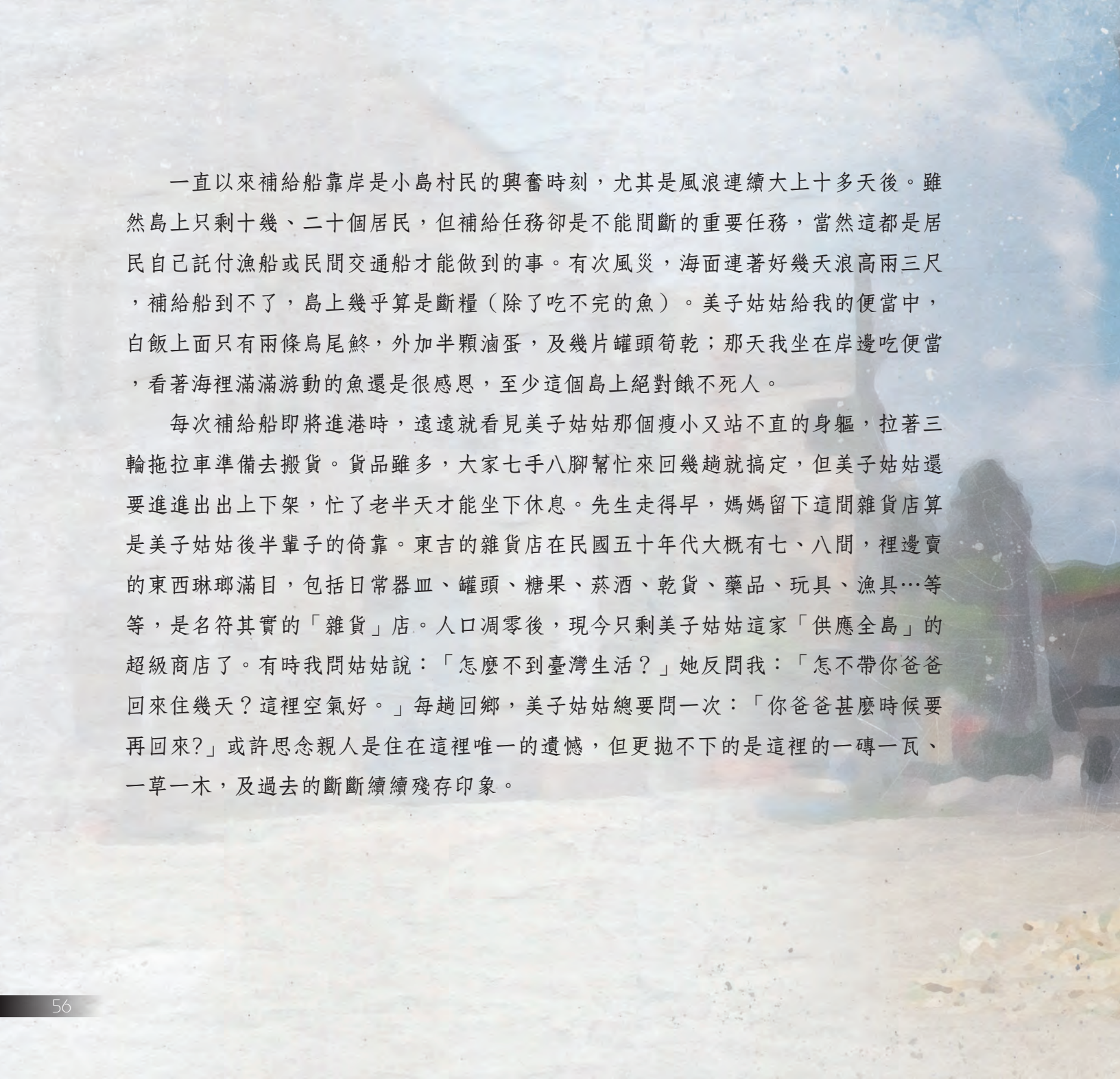
美子姑姑的超級商店

美子姑姑有個超級東洋化的名字，她的雜貨店就開在港口入村的第一家民宅。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小雜貨店包辦了啤酒、飲料、零嘴、泡麵、便當、寄賣商品…等，幾乎村裡的小欠缺、遊客的大需求都要靠她這間小小的超級商店。因此，補給船上的東吉貨品一箱一網的都是「美子」的標註。



冰品
飲料
煙酒





一直以來補給船靠岸是小島村民的興奮時刻，尤其是風浪連續大上十多天後。雖然島上只剩十幾、二十個居民，但補給任務卻是不能間斷的重要任務，當然這都是居民自己託付漁船或民間交通船才能做到的事。有次風災，海面連著好幾天浪高兩三尺，補給船到不了，島上幾乎算是斷糧（除了吃不完的魚）。美子姑姑給我的便當中，白飯上面只有兩條烏尾鮫，外加半顆滷蛋，及幾片罐頭筍乾；那天我坐在岸邊吃便當，看著海裡滿滿游動的魚還是很感恩，至少這個島上絕對餓不死人。

每次補給船即將進港時，遠遠就看見美子姑姑那個瘦小又站不直的身軀，拉著三輪拖拉車準備去搬貨。貨品雖多，大家七手八腳幫忙來回幾趟就搞定，但美子姑姑還要進進出出上下架，忙了老半天才能坐下休息。先生走得早，媽媽留下這間雜貨店算是美子姑姑後半輩子的倚靠。東吉的雜貨店在民國五十年代大概有七、八間，裡邊賣的東西琳瑯滿目，包括日常器皿、罐頭、糖果、菸酒、乾貨、藥品、玩具、漁具…等等，是名符其實的「雜貨」店。人口凋零後，現今只剩美子姑姑這家「供應全島」的超級商店了。有時我問姑姑說：「怎麼不到臺灣生活？」她反問我：「怎不帶你爸爸回來住幾天？這裡空氣好。」每趟回鄉，美子姑姑總要問一次：「你爸爸甚麼時候要再回來？」或許思念親人是住在這裡唯一的遺憾，但更拋不下的是這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及過去的斷斷續續殘存印象。





平常除了雜貨店的雜事，美子姑姑總是坐在門前的水泥石板椅上，黝黑的臉上笑容不多，但卻掛滿問號。遊客來了，她心裡可能在問：「你是哪裡來的？」，船走了，她也可能在問：「再來要開到哪裡去？」而冬天卻要問風何時停？浪頭幾時平？……。總之，我覺得美子姑姑臉上的問號是一種「不懂世事，卻又無需知道太多世事」的「加減問」。

雜貨店在島上是「百貨公司」，到臺灣只能被淹滅在超商的「叮咚」聲中。時間一年一年過去，雜貨店也隨著美子姑姑越來越多的皺紋而變老。而這種老化無需美白，只要讓時光去為她裝修，裝修成跟這個島一樣樸實的樣貌，直到忘記了年歲，忘記了世界，忘記了補給船走過的水痕……。



紅勾姑的東吉褒歌

東吉的早晨除了鳥叫聲，幾乎靜得跟夜裡一樣，靜到讓人不願賴在床上，只想與日出比誰先從被子裡冒出頭。相較於都會生活，我算是起了個大早，但在這裡，六點鐘已經太晚了。民國六、七十年代限電時期，吃飽飯後，電一停大家就準備睡覺去，連油燈都省了不少燃料。三點起床開始摸東摸西，準備農田事務、海上作業，這才是正常的老東吉生活。





清晨天剛亮，廟後小道邊的菜宅裡就隱約看見紅勾阿姑的身影，我從村頭路口轉個彎跟阿姑道了早安。大概是氣候不夠冷，在防止羊群侵入的柵網裡，青菜長得並不好，但絲瓜、南瓜都飽滿大大的掛著。在紅勾阿姑隻身來去穿梭的身影間，有時還伴著嘴裡的碎念歌聲……。

澎湖褒歌許多人都聽過，尤其西嶼二崁常是許多遊客體驗褒歌的據點。那種有韻腳、有節奏，卻主題寬廣的吟唱，是一種情感的抒發，一種所見所聞的表達，也是一種迎客接喜的致意。

若聽過澎湖的褒歌吟唱，會發現文辭的安排之間，五言、七言…對仗有致，而尾音通常會連幾個滑音來增加吟唱的效果，或許聽起來有些規範。但東吉紅勾阿姑的褒歌卻是那麼自然、放縱，字言經常不對仗，不時隨興加入聲韻或連接字，來增加連結性或轉折性。紅勾阿姑的褒歌調性習慣以附點節奏向前推進，短歌短節，非常有力。長歌有時會有類似三度轉調的改變，使聽者感覺情緒被帶動起來，不至流於平淡無味，音律隨興有韻，而歌詞中除了生活苦嘆之外，仍以情歌居多。



欲食鮮魚是東海墘 (tang-hái kīnn) ,
欲娶嬌某 (suí-bóo, 漂亮的老婆) 是仝厝邊 (tāng tshù-pinn, 鄰居) ,
入入出出通相見, 較好簽筊 (tshiam kiáu, 簽賭) 欲趁大錢。
大粒干樂 (kan-lòk, 陀螺) 也有細條索, 毋通大漢阿娘去揀著細漢哥,
這是天地共恁來配好, 配伊阿娘仔來恰你和 (kap lí hô) 。

這首歌起先把吃鮮魚和娶老婆拿來當對比, 傳達就近娶老婆, 兩家人方便互相照顧的好處; 並用陀螺與繩索表示夫妻的搭配是天註定的姻緣。

兩人 (或套入人名) 緣分閣平平到, 阿娘仔生嬌哥緣投,
水花也有是嬌花盆, 嬌娘子揀著嬌郎君。

有時會有攜伴的情侶去訪紅勾阿姑, 紅勾阿姑就會問問男女名字後, 以類似這樣的歌詞, 來拉近兩人的情感, 算是海角意外的紅娘, 逗得情侶臉紅又歡欣。

反應非常快的紅勾阿姑, 只要給她主題, 立刻吟唱出切題的曲調, 她說這是天然生成的表達, 沒人教也沒規則。她自然流露的表情, 猶如一幅寫意畫作, 無須修飾, 也不用計較, 卻可以感受到那面隨興傳情的真心。回想起以前的日子, 生活非常辛苦, 連稀飯都沒得吃。六歲就沒了父親, 心底的鬱悶只能用歌調來抒發……。

我這頂瓜笠是只有兩、三仙 (nāng sann sián, 兩、三文錢) ,
沒錢通買茶來予你煎 (hōo lí tsian, 煮給你吃) ,
汗若流落人會癢 (siān, 累) , 鬱卒副 (khau, 用手拔草) 彼个風茹草上可憐。

這首歌感嘆自己身著簡陋, 沒錢買茶, 只能去拔採風茹草熬煮來招待客人。



第一好菜佇富人兜（hù-lâng tau，有錢人的家），
蔥仔落鼎閣會芳頭（phang-thâu，表示香氣四溢）。
討海的人是無資格，風吹日曝烏底底（oo-tué-tué），
卡好的雪文（sap-bûn，肥皂）嘛洗袂白。

這段詞又以戲謔的口吻，用貧富生活的對比來訴說漁人的辛苦。念起這段討海人的心聲，更讓人覺得認命的小島人只能用自我調侃的樂趣，來排解環境宿命的嘆息！

年輕嫁到先生家時很窮，家裡一堆小孩要養，雖然非常辛苦，但還是必須很認命地持守。後來苦慣了，心胸漸漸開闊，於是經常念了一些俏皮的褒歌讓人快樂……。

有緣實在無緣份，若要相好是蜜攪糖，時鐘提來若顛倒轉，愛情要講閣天也光，
當季好吃風茹草，人客若意愛你就來厝，
先生來看若無講究，食阮藥草有百病好溜溜啊！

其實在我小時候也聽阿嬤唱過類似紅勾阿姑的褒歌，甚至還有看過起乩的乩童也是用這樣的調在唱，旁邊還有人回應；當時年紀小，不知他們在念什麼，總覺得旁邊回應的人很神奇，能聽得懂他唱的內容。時間經過四十幾年，調子的熟悉度一直在腦中盤旋，聽到紅勾阿姑的褒歌使我心底油然浮現許多懵懂時的畫面；這些歌詞曲調不確定來自何方，也很難講出它的真實用途，或許這就是東吉人的小調吧。


說起紅勾姑的名字，上一兩代的東吉人前頭總是有個「紅」或是加個「烏」字，比如：紅勾、紅江、紅元…，又比如：烏彈、烏想、烏嘿仔…等。有甚麼特別的意義嗎？其實也沒有，就跟我們平常叫人阿明、阿清一樣，只是一個口頭稱謂，但卻是東吉人很特別的一個標記。

勝叔的搖籃曲




住在東嶼坪港口的勝叔是看風浪吃飯的傳統漁人，只要天氣不差，漁船一定搖晃在海水上，而他的回憶總是像搖籃曲一樣，隨著時光的倒轉，搖到上一代的泛黃畫面中。我喜歡一上岸就探聽勝叔的船何時靠岸，不為別的，等待的就是與他一起翹腳在岸邊的高台上亂聊。回憶那些與現在生活摸不著邊際的往事，有時聽起來就像老爺爺在為小孫子講故事一樣，我真喜歡扮演那個張著嘴巴、趴耳傻聽的小孩子。






勝叔聽父親說，祖父的帆船時期漁船並不多，海裡的烏尾鮫、石斑魚卻很多，捕到的魚沒有冰塊可以冷凍都是曬成魚乾，或用鹽醃起來的，再託人賣到臺南的鹹魚行。日治時期鹽是管制品，常常不夠用，有錢的漁船有時會運載私鹽回來，再一包包偷偷埋在南邊的沙灘裡，而窮人家的孩子便經常會去海邊的幾塊石頭上刮鹽，海水退潮陽光曬乾就有鹽，這也是一種克難環境的智慧。



小島生活一直是在惡劣環境中追求生命延續的奮鬥，後來父親在趕赴另類商機下，離開東嶼坪去到「高雄哈瑪星」駕駛舢舨船，為當時停靠在港埠口的輪船接駁運貨，對於偏遠離島的東嶼坪來說，這算是非常時髦的工作了。直到1940年代，美軍B25開始轟炸，不得不回到東嶼坪來避難。當時在臺灣出生的勝叔才兩、三歲，回到東嶼坪就這樣一輩子賴上自己的源親土地不再離開了。二次大戰的飛機有時也會轟到東嶼坪來，只要有船在海上，B25就想丟個炸彈，斷了你的交通。東嶼坪南端的「七尺門」舊港灣也是遭到轟炸而變成「八尺門」。






度過轟炸期已是民國了，那時候的物資缺乏，家中環堵蕭然，有時連餛飩粥餬口都三餐不及。雖然窮困，但卻很快樂，小孩子沒有時代感，整天穿著麵粉袋縫製的四角褲跟村裡的同伴四處跑，他是這樣形容：「整天一陣囡仔嘩嘩號！」。只是好景不常，被轟炸機嚇完，又來一批拿槍的兵仔。記得那是秋分午後，北勢邊的沙灘來了三、四艘搭有大公厝的木船（早期稱船長為大公，大公厝即船長駕駛艙），上來大約二、三十人，語言也聽不懂，家裡生活日常的鍋碗瓢盆都被拿去分用。當時家裡八口人，住三個房間，全部被趕到一個房間擠著睡。那些弱小的兵仔或許都在渡海時被淘汰了，來到這裡的個個高強大漢，雖然當時很是害怕，但後來了解他們有很多都是被抓去當兵的還是有些同情。「出門在外誰沒困難？」勝叔用原諒的同理心化解那時代的矛盾。

勝叔上岸時最喜歡與勝嬸「鬥嘴鼓」，他這樣說：「兩個人要常常『啦天』（沒主題的聊天）才會長壽。」這或許是他們快樂島嶼生活的一部份，是互相融合的最佳模式。而勝叔與海則是另一種融合模式，他說：「人類是海洋的一部分，必須與海洋融在一起，不能貪心無止境的予取予求，這樣海洋才能不斷的生養生命。」魚多人類才快活，漁人最快樂的不就是漁船滿載的喜悅嗎？看著勝叔回憶起那海面滿滿的魚，所露出的滿足感，我似乎感覺到停在門口港邊的船腹又吃水更深了。勝叔回頭把目光投射在海面上，故事也停滯在新舊時空交錯的年代，而我這個忘情的小小孩仍傻張著口，望著勝叔那吞口水準備繼續開講的表情，期待著下一段故事的開始…。

翻陳老磚瓦的記憶






腳後跟遺留的宅院，搬不走的桑田，那些曾經的信仰所在，以及還留著守護家園的墳頭，有多少故事寫在瓦礫堆中？有多少腳印落在忘記修剪的草叢裡？從頹圯的磚瓦堆搜索足跡，從腦海的印象中翻尋尚未埋葬的老記憶。蹲在老鄉人抬頭仰望的思緒底下，這些即將被遺忘的往事就是那麼有趣，那麼不該被忘記…。

童玩童謠童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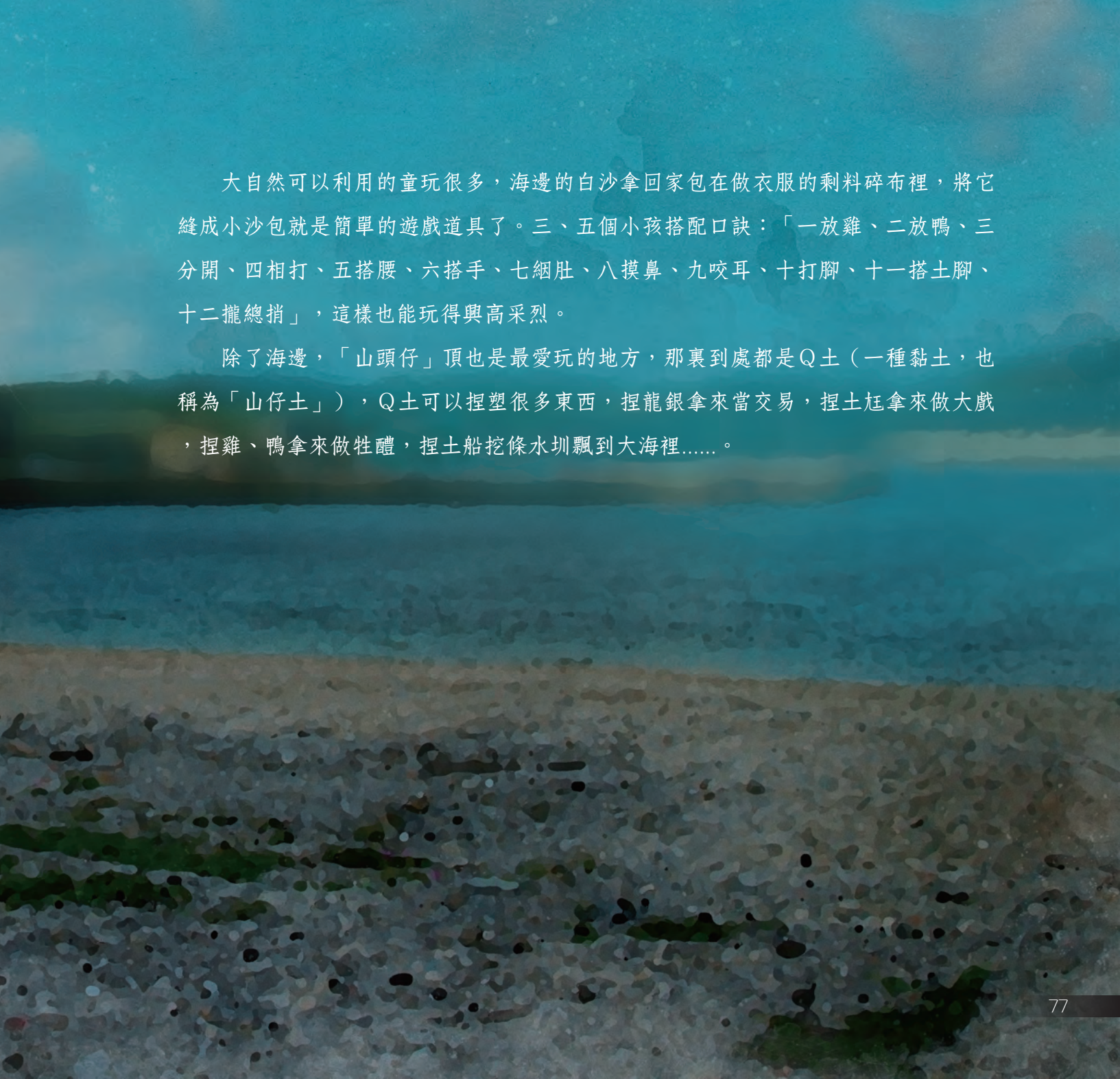




89歲的溫柔姑姑回想起小時候，臉上頓時浮現童真的笑容：「東吉那個地方沒甚麼，整天就是看山、看海、睇日頭、賞月娘…」。如果你是都會的忙慌族，可能會說：「太悠哉了吧？那還沒甚麼？」。事實上，東吉的時光就是那麼單純。


溫柔姑姑最愛小時候的時光了，東吉還沒有港的時候，港嘴有個沙坪，上面滿是白汕礮（soan-kiùn-àh，砗磲石）及白沙（珊瑚礁細屑沙，又稱砵仔），跟現在碼頭內的沙灘連成一個很漂亮的湖。這個湖很安全，小孩子都在裡面游泳、疊汕礮、挖窟仔，從來沒有聽說有小孩被淹死。





大自然可以利用的童玩很多，海邊的白沙拿回家包在做衣服的剩料碎布裡，將它縫成小沙包就是簡單的遊戲道具了。三、五個小孩搭配口訣：「一放雞、二放鴨、三分開、四相打、五搭腰、六搭手、七網肚、八摸鼻、九咬耳、十打腳、十一搭土腳、十二攏總捎」，這樣也能玩得興高采烈。

除了海邊，「山頭仔」頂也是最愛玩的地方，那裏到處都是Q土（一種黏土，也稱為「山仔土」），Q土可以捏塑很多東西，捏龍銀拿來當交易，捏土尪拿來做大戲，捏雞、鴨拿來做牲醴，捏土船挖條水圳飄到大海裡……。




海邊、沙灘、山頂是遊樂場，山坪、草原和田野也是遊樂場。放牛是小時候的責任劃分，那頭牛就像家裡的寵物一樣，農閒時就遛去吃草，但是放牛太無聊，牛也太單調，於是一群小孩就愛變花樣，從田裡拉著開有「鼓吹花」的「馬鞍藤」往牛身上一繞，掛滿脖子和牛角，把整隻牛裝扮得「花哩鹿貓」！然後開始遶村子。如果看到懷孕的婦人就幫她撕「鹹水草」（一種長葉植物），嘴裡唸著「雙岔圓仔花（înn-á-hue，表示會生女孩），三岔生後生（hau-sinn，表示會生男孩）」。或許這是報喜，也算是慶祝，總是整個村子被這群小孩跟那頭牛搞得熱鬧翻騰，也消弭了大人一整天忙到臭臉的氣氛。



o





小孩子總有小孩子的把戲，玩膩了這樣就玩那樣，花樣翻新都自己想。「掩咯雞、覓相揣」（ng-kòk-ke、bih-siō-choē，類似捉迷藏）是經常玩的遊戲，人數少可以捏土丸，人數多的時候就分邊「牽猴頭」（類似老鷹捉小雞），臺灣童玩其實差不多，但在小島上玩起來就特別自由，主要是島上大人很忙，沒時間管，村裡小孩多，偌大的小島到處都是遊樂場，所以自己玩起來把戲也多，海邊玩、山頭玩，田裡也可以玩，整個東吉島不到日落小孩子的聲音是不會安靜的。


教堂花童白紗夢



東吉是南方四島唯一曾經有過基督教堂的一個村落。說到東吉的基督教也很有趣，那不是傳教師來傳教，也不是教會組織來設立的教堂。東吉最早接觸基督教是一位林套老先生，因為眼疾到臺南新樓基督教醫院就醫，因而開始接觸基督教福音。後來林套的姪子林宗經常開船帶著林套到高雄「哈瑪星」看病，順便到旗後教會禮拜，因此林宗也開始接觸基督教信仰。

帆船時期林宗家族算是比較富裕，林宗時常開著船到旗津賣魚，因而常在旗後教會出入。回到東吉林宗已經自許為基督徒了，但在家人無法認同下，每每吃飯禱告，眼睛一張開飯碗就被端走了。但林宗沒有放棄，繼續向「溫柔姑姑」的阿嬤傳福音，但都被拒絕。直到後來聽說神蹟出現，治好她們一家的病才轉而信仰基督教，第一家禮拜堂也就在面對村莊右邊道路第二間的林家大厝成立。

已經存在百年的東吉教堂座椅



有了禮拜堂卻還不知道如何做禮拜，當時沒讀過書的林家阿嬤便時常到高雄學習，把基督教的信仰儀式帶回東吉，用羅馬拼音教大家唱歌讀經，包括穿白紗在傳道人面前宣誓的結婚儀式，這讓溫柔姑姑非常的羨慕，羨慕那襲新娘白紗之外，更羨慕站在最前面的花童，幻想不知哪一天有機會當這個角色，直到烏彈嬤結婚，終於輪到溫柔姑姑當花童。那年溫柔姑姑已經12歲，個子有點小，所以看不出年齡太大，但這個當花童的機會，卻讓溫柔姑姑興奮得一夜無法闔眼，而且一連開口笑了好幾天。

東吉的禮拜堂象徵東吉人對外接觸的機會更廣闊，這是小島人的初體驗，也是東吉嶼的開放世界……。



舞槍弄劍耍法器

東吉早期的移民飄洋過海來到這個島，或許是逐魚群而居，或許是逃難遠避他鄉，各族姓的移民原因已年代久遠不可考了。但出門在外總需要有神明保護才能求得安心，而長途渡海也不能大尊小尊都搬來，為了隨身方便，帶來的神像都是小小一尊，以能放進包巾裡隨身攜帶方便為考量。由於神明信仰繁雜，四方拜神眾多，原鄉帶來的、中途安身的、或異鄉眾神…，非常多元，因此每一尊都小小的安擺在供桌上，稱為「佛仔」。往往一個家院裡，包括什麼將軍、元帥、鬼王…，還有嫺仔、差役、五營兵馬…等等加起來就幾十尊，甚至近百尊。

這麼多神鬼佛尊總要有人可以對話，所以家族裡常常會有被神明指定來當乩童的角色。有了乩童就有法器，包括鯊魚劍、狼牙棒、七星劍、月眉斧、鑼鼓令旗…等等，都是必備的法寶。這些琳琅滿目的器具看在小孩子眼裡，簡直就是神奇的玩具，往往趁大人不注意就爬上供桌拿下來對戰，你一支我一把開打玩耍起來，當然最終下場就是被大人狠狠修理一頓囉！



宮仔與陰祠



四島的宮廟祭祀一向是村民的信仰中心，廟裡的主祀神明大部分以傳統的王爺信仰為主，也包含武帥、先鋒、華娘等主神。在孤獨的小島上，村人靠著位居海口的宮廟庇佑有時仍不夠安心，因而在島的另一方還會設立土地宮或陰祠來做為守護一方的補強。然而過去因為小島的醫藥資源短缺，醫療資訊缺乏，許多不明難癒之症或遭遇幼兒難養的情況，都會以為冒犯了四方不明的鬼神，因此許多門庭前都有一間類似土地宮的小小房舍，以做為拜祀無名鬼神的祭所，這就是俗稱的「宮仔」。

大部分的「宮仔」裡面什麼都沒有，既沒神像，也沒供檯。其功能除了上述心理醫療之外，也有許多不同的說法，甚至撿到海上浮屍或挖到無名屍骨，也會以互相照顧、相安無事的心態來建「宮仔」予以安身。這種現象在南方四島普遍存在，這就是小島人的可愛，只求平安，不求回報，只求安居，不望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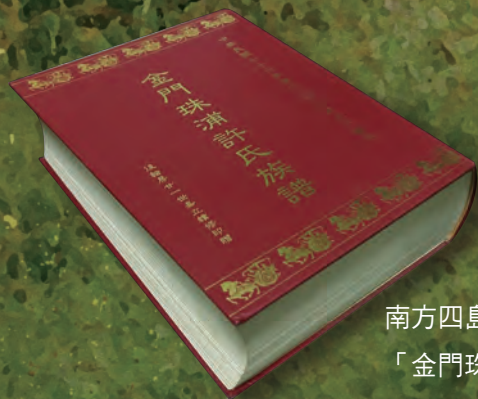
「宮仔」對村人是心安的象徵，對島上許多的小小孩卻是好奇、趣味的秘密基地，往往在玩捉迷藏的遊戲時，常被做為躲藏的隱身間，小孩的天真忘卻了信仰的忌諱，但若被大人發現不免又要被提回家教訓一番了。

阿公阿嬤在哪裡？




忠叔是我家合院裡的堂叔，他的阿公早年過世時葬在東吉，後來全家遷居高雄，在交通不便的環境下，久年無法回鄉祭拜。民國94年，忠叔為了將祖墳遷葬高雄而返鄉尋找，在山野裡墓碑早已頹圮，加上平時最常籌辦祭墳事宜的母親過世，無法辨識葬於民國44年的阿公墳墓，擲筊後還不敢確認挖出來的骨骸是阿公的，於是委請調查局鑑識單位做DNA比對，終於確定是阿公的骨骸。DNA比對認親時有所聞，但認骨骸卻不多，調查局的這項相隔50年的鑑定實屬不易，也創下了鑑定骨骸年代最久遠的世界紀錄。





南方四島中最完整的族譜紀錄
「金門珠浦許氏族譜」

A painting of a weathered stone monument in a field of green grass. The monument is a rectangular stone block, partially buried in the ground, with a dark vertical line running down its center. The grass is depicted with various shades of green and brown, suggesting a natural, somewhat overgrown setting. The overall style is impressionistic,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a textured surface.

東吉嶼是澎湖的海角之鄉，先輩不似其他島嶼的居民就近定居，大部分都是飄洋過海，轉鄉移地而來，所以祖輩來處相對繁複，想要尋根只能從神主牌或墓碑上去考據追查。雖然忠叔的阿公墓碑已頹圮傾倒，但祖輩的墳碑依然完好，從墓碑上清乾隆年代的紀錄往望安追根，再連上金門系統的先祖，追查取得16世紀許氏先祖的資料，最後掛上大陸的姓氏系統，追溯至周朝受封的許氏源頭。因而在民國76年編撰了「金門珠浦許氏族譜」，內容長達一千三百餘頁，是南方四島中最完整的族譜紀錄。

墓碑上的紀錄是追溯氏族根源的重要依據，歷經年代久遠後，不少墓碑上的字跡已風化磨損。走在東嶼坪的後山或西嶼坪的西溝以西，常常會看到一些小石頭圍繞的老墳，這些老墳頭沒有碑，往往只立一塊不大的黑石頭。



從老一輩的記憶中，他們小時候有時會被阿公帶到這些老墳前祭拜，但墳頭的黑石頭上並沒有寫字，有的是點上不同顏色的漆，有的是畫圈叉或塗上自己認識的符號，若後代忘了祭拜，年代一久，標記脫落，要找祖墳就得一個個擲筊問問誰是阿公阿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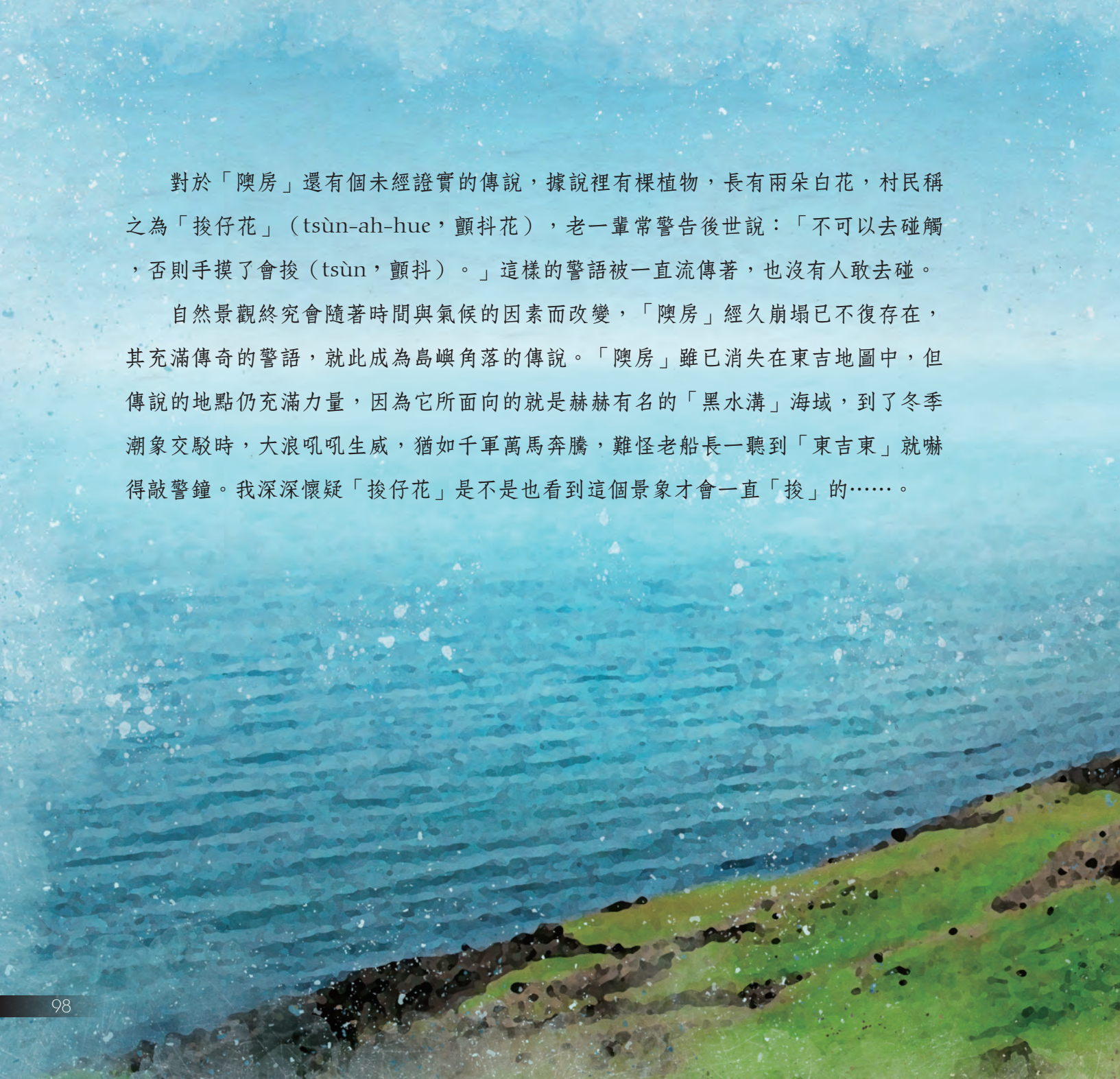
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墳墓的位置都有自己認定的風水，因此排列錯綜複雜。以當時的生活環境，除了少數經濟條件尚可的家族之外，許多人無能力去較繁華的島嶼刻製墓碑。為了讓祖墳凸顯，不至於拜錯墳頭認錯祖，每個人都會在自家的墳頭上做記號，但年代久遠後，一些未被遷葬的無主墳，只能留下一圈小石子及一塊黑石頭融入逐漸回歸原始的島嶼了。

神秘的隩房傳說

東吉村落東北方，位於「兵厝仔」海岸下，過去有個極具傳奇色彩的據點，叫做「隩房」（aū-pâng），是從崖壁上伸展出來的一個岩洞，就像崖邊的一座石屋，據說裡面有天然的石桌、石椅和石床。由於位置靠近天然水泉「牛吃水」，取水洗滌方便，便成為最早期漁民上岸後做為臨時休息的處所。

「隩房」的位置是海峽觀潮的絕佳景點。站立在「隩房」的崖上望向東邊，平常水波交疊，呈現湍流景象，日出時陽光閃耀，浮金波動不絕，景觀非常漂亮。





對於「隩房」還有個未經證實的傳說，據說裡有棵植物，長有兩朵白花，村民稱之為「揆仔花」（tsùn-ah-hue，顫抖花），老一輩常警告後世說：「不可以去碰觸，否則手摸了會揆（tsùn，顫抖）。」這樣的警語被一直流傳著，也沒有人敢去碰。

自然景觀終究會隨著時間與氣候的因素而改變，「隩房」經久崩塌已不復存在，其充滿傳奇的警語，就此成為島嶼角落的傳說。「隩房」雖已消失在東吉地圖中，但傳說的地點仍充滿力量，因為它所面向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黑水溝」海域，到了冬季潮象交駁時，大浪吼吼生威，猶如千軍萬馬奔騰，難怪老船長一聽到「東吉東」就嚇得敲警鐘。我深深懷疑「揆仔花」是不是也看到這個景象才會一直「揆」的……。




吹不熄的小島燈火



油燈對小島人來說，是一盞吹不熄的燈火，是大人夜間賴以為生的延續，更是小孩子無法割捨的依戀。供電每日開放四小時的六、七十年代，夜間是油燈的舞台，沒油燈之前是點蠟燭照明。蠟燭必須花錢買，而油燈只要加「番仔油」（煤油）就可以維持很久的亮光。小孩子從七、八歲開始讀書的時候，晚上看書、做家事都必須依賴油燈，比較富足的家庭，點的是「紗仔燈」（煤油白熱燈）。那個年代每日供電有限，從來沒有供應冰箱、電視等電器的多餘電力，相對也沒有太多的奢華夢想。

沒有汽車聲、沒有嘈雜聲、沒有夜語也聽不見樂音的小島夜晚，精力旺盛的小小孩睡前總是睜著大眼睛，任由那盞晃動的燈火把小小腦袋的思緒帶入另一個世界，尤其是冬季的夜晚，寒冷的空氣將夜露在玻璃燈罩上凝結出一圈水氣，朦朧的水霧、搖曳的燈火，大眼睛就這樣隨著舞動的火光慢慢眯入夢鄉……。





民國七十幾年東吉的小孩子已經不多，從阿成國中同學的合照裡，算一算全校學生只有18人。因為學生少，教學資源缺乏，因此草原上、田埂邊，到處都可以是教室，沒有太多侷限，卻顯得更具學習效果，這也算是最早的「森林學校」吧。

從城市來的老師很親切，對於小島的孩子，生日蛋糕是不可思議的夢想，在沒有蛋糕的島上，老師教學生自己做蛋糕，一起過生日，而生日蛋糕上的蠟燭就像小島的燈火，將希望點燃在亮光裏。雖然後來供電逐漸達到十幾個小時，但那盞搖曳的燈火卻在心中不曾減去，就像生日蛋糕前的願望一樣，能永遠看見未來的期待。

註：「望安國中東吉分部」於民國57年隨著望安國中成立設置，民國80年在招不到學生的狀況下停辦。「東吉國小」最早設立於昭和10年(1935年)。民國36年設立了「西吉分班」，民國58年升格為「西吉分校」，民國66年因西吉遷村而廢除。民國81年「東吉國小」已無在學學生，因而廢校。



讓自然歸於自然



順叔的年輕時期大約在民國五十年代，那時候物資缺乏、設備簡陋，晚上沒電、沒水是很正常的，更何況東嶼坪的房舍排排長長從溝北到溝南。每家每戶房舍不大，經常共用一間戶外廁所，因此夜晚上廁所是極不方便的事，沒電還有油燈，遇到沒水時就更慘，索性忍著到天亮解決。平常白天大家都有事忙，幾個島上年齡相近的年輕人難得有機會聚在一起，講到上廁所這件共通要事，大家便約好清晨海邊一起處理。一顆顆的大石頭是蹲馬步的踏墊，海浪是超越科學的沖水馬桶，一整排年輕人蹲在「海景第一排」前，天南地北聊到潮漲潮退也不需要等候排隊……。



靠山吃不了山還有海可以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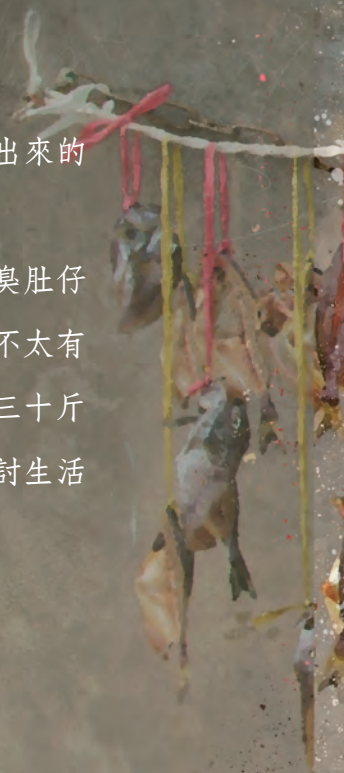
離島小村樣樣要靠自己，勝叔說：東嶼坪梯田多，從阿公時代留下了一些旱田，父親便也接手耕種。梯田高高，沒井也沒力氣挑水上去，還是得靠天討吃，雨水多時，收點花生、番薯、玉米、高粱也算還不錯，雨水少時梯田只能放讓它臥荒（荒蕪）了。

山上沒得吃倒是海裡隨時有，小時候最多的就是「臭肚仔」魚，有時整個海整個岸滿滿都是。有些淺坪潮來潮去，陽光充足，苔比較鮮，臭肚仔喜歡吃苔，往往擠得烏鴉鴉的一大片。臭肚仔身上有很多刺，被刺到非常痛，但這時候要抓臭肚仔其實很簡單，只要搬塊石頭往海裡丟，一大群魚受到驚嚇就會鑽向石頭縫去；臭肚仔的心態就像鴛鴦一樣，只要頭躲進去，整個身體露在外面沒關係，這時候拿根夾子，一尾一尾夾起來，沒幾回工夫就滿滿一桶了。



一大堆臭肚仔魚最好保存的方式就是曬成一夜干，臭肚仔魚干拿來烤，飄出來的味道令人不敢恭維，但吃起來卻意外地香，頗有媲美臭豆腐的架式。

吃不完、曬不了的臭肚仔魚也可以養著拿來當餌，划船出海時，用繩子把臭肚仔魚綁在船尾，划著划著，那大尾石斑就跟著被拖上來了。以前大石斑魚很多，不太有特別的技術抓魚，聰明的人就利用臭肚仔魚去抓，抓起來的石斑魚一尾都二、三十斤，最少也有十幾斤。這樣的利用資源取資源，少了山靠下海撈，就是東嶼坪人討生活的寫照。





滾滾水中來花花浪裡去

南方四島的小孩都長有魚尾巴，三、四歲就下海滾浪去了。

阿浪是西嶼坪長大的小女孩，嶼坪的男孩動不動就往海裡跳，阿浪跟著大哥後面跑，從沒記得自己是女生，總覺得男生做得到的自己也沒問題。大哥體力好從海裡游回岸邊很快，雙手一撐就上了岸，阿浪游到岸邊已沒力氣了，加上個子小，自己上不了岸，只好喊著大哥來幫忙。大哥也很帥氣的雙手一拉，就把阿浪拉上岸，但這一拉卻把阿浪的胸口當洗衣板，對著石頭岸喇一下！磨得阿浪哇哇叫，回家洗澡衣服一脫，不免又要被大人痛罵一頓。





其實會游泳有時候還真實用，小學讀書時，從臺灣來的老師特別嚴格，每次考試成績差就必須戒尺伺候。被打到怕的嶼坪小孩只好跑，島就這麼大，能往哪裡跑，唯一的途徑只有往海裡跳，一班五、六個小孩不約而同的撲哧就下水去了。海水深，還沒戒尺的痛痕來得深，跳水總比挨板子快樂，老師追出來都嚇傻了，不知道嶼坪的小孩每個都那麼會游，但也只能喊著：「快快上來，老師不打你們了。」這樣的舉動把不會游泳的老師嚇得冷汗直流，心裡一直滴咕著：「萬一出事，那要怎麼辦。」








海流急，浪頭高，嶼坪的小孩不嘮叨。西嶼坪離東嶼坪最近的淺坪只700餘公尺，雖然海流交駁，浪頭亂跳，但天氣好的時候，划著小船來回幾趟也沒問題。好玩歸好玩，出個事情也不令人意外，有次就在調皮的搖晃中翻了船，翻了船怎麼辦呢？當然是潛水出來，算一算，五個少年少了一個年紀最小的，只好趕快潛回去，把出不來的那個拖出來，然後合力把小船翻過來，把水舀一舀，再把翻死魚眼的那個小孩肚子往船邊靠著，用力壓幾下，水吐一吐就又活過來了。

不能說老天特別眷顧，天生「枵鬼攏有大口福，愛婿就有妖嬌相」（iau-kuí lóng ū tuā kháu-hok, ài suí tō ū iau-kiau siunn.），海島的小孩不下海那還能吃甚麼。環境使人能力變強，大海使四島的小孩長出魚鰓來。




讀得一葉舟·閱取千層浪

對於一個把家放在都市的人，一輩子都沒想到會回鄉那麼勤快。起初以為家鄉就是以前想像那麼一回事，因為時間早已凍結，所以不再掀起那層記憶的冷凍櫃，直到溫度被心暖化，才開始與那被遺忘的時光對話。

以前回鄉就像渡假，從家鄉看家鄉，其實已經忘了自己是家鄉人。訪談過程中，我開始試著從遠方看家鄉，卻發現那個逐漸起霧的海角已離視線越來越遠。於是我捂熱了心，把受訪談長輩的思緒帶回家鄉的港口，把留在家鄉的姑姑、叔伯帶回數年前的這裡，幫他們打開那層記憶的冷凍櫃，從一層層舊包裝中翻找原始的老色彩。我發現，不只我忘記，他們也逐漸在失去，斷層七、八十年的老故事，過了這一代已不再有這些回憶了……。

泡一杯咖啡在筆記本前薰香開味，這是都會中每日不間斷的景象。剛開始我帶著



咖啡回去，但總聞不到那包黑炭的香味，因為那裡的泥土香掩蓋過咖啡，姑姑的風茹茶已取代了都市帶來的所有氣味。坐在羊群遍布的草原裡不需要添加香氣，站在湛藍的海岸邊從沒有缺少催化劑，我就這樣一島翻閱一島地掘取老記憶。

基於對家鄉的感謝，對生養土地的懷思，對海洋古道的不捨，讓我更有衝動去記錄這一切。下筆之前，我就告訴自己，這不是理性的論述，而是感性的故事，依此原則，我放棄了許多數據的表列，放棄了太多考證的出處，只想用傳說與感覺去告訴你他們的故事。因為語言傳達的真情意，腔調散發的親切感，我更想用原始語詞來鋪陳沒有影音的情感。很遺憾的幾位長者在訪談之前離開了這世界，幾位長者已癡呆不復記憶。無論如何，小島永遠存在，有些往事就像慢慢頹圯的建築物一樣，讓它回歸故里，回到小島凍結的時光裡……。

曾經熱鬧滾滾的海角，文明在這裡擱淺，科技在這裡被淹沒，這裡沒有通識教育，沒有一定要存在的共同主題，澎湖腔調的獨特性，在每一個長者嘴裡都有自己的詮釋。一種魚可以有很多名稱，大家都聽得懂；一個地名有不同的講法，大家也都知道在哪裡，但對於外來的人就是一種辛苦的推理。有次我把女兒帶在身邊跟著訪談，她只能在影像上做紀錄，卻完全聽不懂叔公、姑婆的語言。女兒問我他們講的是哪一國話，我回答她說：「四島居民的語言就像一幅潑墨畫，任由自己揮灑，放縱心中的表達，用抽象自由詮釋人與人之間熟練的溝通。若聽不懂，你只需要微笑就能意會他所要傳達的林林總總。」女兒又問我：「那我算不算東吉人？」我回答說：「你懂了剛剛姑婆所講的嗎？難道你不覺得這個頭銜很驕傲嗎？」女兒點了點頭，小島語言就是這麼容易。那日，我們在夕陽長影下，用微笑默許了自己的身分……。



新之峰

海角之鄉

澎湖南方四島人文歷史紀實

發行人 洪啟源
策劃 呂志廣·徐詔良
編輯 黃淑菁·范怡均
出版者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地址 81157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4號
電話 07-3601898
傳真 07-3601839
網址 <http://www.marine.gov.tw>

企劃製作 島嶼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訪談 許光輝·許米雅·商累愛·張瓊分·崔芳瑜
資料整理 許光輝·王安琪
撰文 許光輝
攝影 許光輝
繪畫 許光輝·黃世源
美術編輯 許光輝·徐雪臻
審稿 曾文明·邱淑惠·鄭明成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106年7月
定價 250元
印刷冊數 1000冊

展售處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81157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4號 07-3601898 <http://www.marine.gov.tw>
五南文化廣場：40042臺中市市中區中山路6號 04-22260330 <http://www.wunan.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85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http://www.govbooks.com.tw>

著作權管理

本書保留所有權，欲使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需徵求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或書面授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海角之鄉：澎湖南方四島人文歷史紀實／
許光輝 撰文·攝影·
-- 高雄市：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民106.07
120面；20.8 x 20公分
ISBN 978-986-05-2733-9 (平裝)

1.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992.3833

106009403